

# 追光

晨报特级首席记者 吴 飞

西太平洋的尽头，海天交界之处，蕴出一道白线。

周围原本尽是苍茫的夜色，如今正被这道亮光迅速逼退，旋即，橘红色的太阳便从海平面探出头来，原本黝黑的乌云，瞬间被染成绚烂的朝霞。

晨光迅速西移，照亮了洋山港边忙碌的塔吊，然后是浦东机场轰鸣的客机、陆家嘴的摩天大厦、外滩的万国建筑群、延安高架路如织的车流、四叶草那舒展的外形……

这是2021年的上海，在晨光的照耀下，鲜活、生动、欢悦、蓬勃。看到这样的上海，或许就会明白，一百年前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为什么勇于用青春、热血、乃至生命，去缔造一个新生的政党，在重重暗夜之中，开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。

他们是追光者，他们追寻的是真理之光、复兴之光，是百年后我们眼前的这蓬勃之光。

望志路106号，隐蔽在上海弄堂的石库门，闪耀出最初的光芒。

这是1921年的上海，一个阶级的凝聚始于这座18平方米的石库门房，或许有其背后的偶然性，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“第一声啼哭”，发自这座海滨之城，绝非偶然。

1898年夏，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了《泰西民法志》：“民法志中之俊爽豪迈、声施烂然者，莫马格司若也，有志同道合之恩吉尔，共倡定律与革命二义，势力最伟，学说也锋利无前，凡国人之以文明称者，莫不奉为矩。”该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。马格司即马克思，恩吉尔即恩格斯。这一年，中国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才迈出第一步即遭当头棒喝，好是在同一年，上海人知道了在欧罗巴大陆上志同道合的“马格司”与“恩吉尔”，他们共倡定律与革命二义，学说锋利无前。

十九世纪末，上海滩上，纳百川而飞溅起激越的浪涛，如同一幅斑斓的画卷豁然展开，五彩流溢，气韵生动，一时工商兴盛，人才云集，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交融。

同时，到二十世纪初，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1/4强，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.8%。从1895年到1910年间，有记载的上海工人罢工有33次，工人阶级初登舞台，已经显示出内蕴的强大力量。

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，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创刊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。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，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6万名工人为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举行了罢工，远东第一大都市为期5天的瘫痪迫使当局让步释放进步学生，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

字。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，1920年8月份，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上海面世，如同分娩前一剂强有力的催产针。

先进、多元思想在这里激荡，催生出敢为人先、开天辟地的首创精神；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里确立，催生出坚定理想、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；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工人、民众群体，催生出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。

此间曾著星星火，到处皆闻殷殷雷。

上海的思潮、信仰、阶级基础，皆是赋予我们先辈用一生去追寻光芒的力量，亦是建党精神所以可追溯的源头。

百年倏忽而过，此间已换天地。

但一个城市的精神与气质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当时催生初心的土壤，新芽岁岁破枝，枝干年年伸展。

始终敢为人先，从“第一艘万吨轮”、“第一条无缝钢管生产线”、“第一块国产细马手表”、“第一台轿车”……到浦东开发开放的嘹亮号角，开放的上海，一直是中国的天然现代实验室。每一次挑战，每一次突破，都最终化成上海越来越强大的动力之源，藏进上海的每一栋大楼里、每一道里弄里、每一座园区里。

始终百折不挠，在开拓、建设、改革的道路上，上海半个多世纪的路程，也是新中国摸爬滚打探索进步的缩影，就像苦思冥想时挥就的一篇书法，时而干枯阻滞，时而淋漓酣畅。

始终为公为民，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旋律下，上海一直在探讨如何将理性与创意、有序与包容、自在与制衡、紧张与浪漫、法治政府与公民自治有机汇合，互促共进，弹奏出跳跃、悠扬的音符。这一曲城市之歌，叫人期待神往。

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的城市精神，“开放、创新、包容”的城市品格，与一百年前孕育第一缕红色火苗的精神与气质一脉相承，同时也正是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、发扬与阐释。

而这一路上，每一位勇立潮头的改革者，每一位敬业奋斗的建设者，每一位人民至上的服务者、基层治理者……他们也都是追光者。始自建党伟业的这条精神长河，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

从1921到2021——

上海正在以一种无可抑制的激情奔向未来，忘不了血脉中的克制与血性，忘不了血脉中的独立与包容，忘不了血脉中的骄傲与冷静，忘不了血脉中的理智与温情，更忘不了血脉中的信仰，与那道光芒。

百年恰是，风华正茂。

